

李香巖手批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紀文達公評本

蘇文忠公詩集

壹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責任編輯:張振剛
責任校對:莊劍
封面設計:吳強
責任印制:楊麗賢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李香巖手批紀評蘇詩 / (清) 李香巖手批; (清) 紀昀點評. —影印本. —成都: 四川大學出版社, 2007.4
ISBN 978-7-5614-3658-5

I. 李… II. ①李…②紀… III. 蘇軾 (1036~1101) —
古典詩歌—文學評論 IV. 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7) 第 040654 號

書名 李香巖手批紀評蘇詩

出 版	四川大學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(610065)
發 行	四川大學出版社
書 號	ISBN 978-7-5614-3658-5/I·342
印 刷	郫縣犀浦印刷廠
成品尺寸	162 mm×285 mm
印 張	105.5
字 數	403 千字
版 次	2007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數	0 001~1 000 冊
定 價	肆佰陸拾圓 (全壹拾貳冊)

版權所有◆侵權必究

◆讀者郵購本書, 請與本社發行科
聯系。電 話: 85408408/85401670/
85408023 郵政編碼: 610065
◆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 請
寄回出版社調換。
◆網址: www.scupress.com.cn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道光十四年冬
榘於兩廣節署

前言

李香巖手批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，是前北京圖書館（今國家圖書館）鮑正鵠老

先生送給我的。鮑老是一位十分豪放的老人，二十年前在復旦大學就餐，席間只有一

瓶烈性酒，只有年近古稀的鮑老，年近五旬的我與復旦章培恒先生的高足譚培芳女士

（那天章先生不在）三人能喝酒。鮑老說，只有我們三人喝酒，就三一三十一，分了

吧。於是他把一瓶酒平分在三個啤酒杯內。我和鮑老一口一口地喝，譚女士却端起酒

杯一飲而盡。她的喝法嚇了我一大跳，我問她能喝多少酒，她的回答更嚇人：「不知

道，因為我從未喝醉過。」喝酒的這老、中、青三個人都很豪爽，我與鮑老談得尤為投

機。因此，以後我到北京就常去鮑老家坐坐。一次他把這部李香巖手批紀昀評《蘇文

《忠公詩集》送給我，并說：「你是研究蘇軾的，又是四川人，物歸原主，這部書就送你吧！」鮑老已過世多年，而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歷歷在目。

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是批在查慎行《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》上的，李香巖的評語是批在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上的，故下面依次介紹查注、紀評和李批。

一

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奇才，是歷代研究得最多的文學家。歷史上研究、評論蘇軾最多的，一是南宋，二是清代，三是當今。蘇軾是全能作家，詩、詞、文俱佳。今人研究、評論最多的是蘇詞，近數十年來的蘇詞全注本就有龍榆生的《東坡樂府箋》、鄭向恒的《東坡樂府校訂箋注》、唐玲玲的《東坡樂府編年箋注》、薛瑞生的《東坡詞編年箋證》、鄒同慶、王宗堂《蘇軾詞編年校注》等，此外還有數不清的蘇詞選注本。但從歷史上看，歷代學者對蘇詩的興趣遠遠超過蘇詞、蘇文。長期以來，蘇詞注本就

只有以抄本流傳的宋人傳幹的《注坡詞》，蘇文注本也只有宋人郎晔的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。而從宋代起，蘇詩就既有分類注（舊題王十朋《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），又有編年注（施元之、顧景繁《注東坡先生詩》）。清人更是評注蘇詩成風，有查慎行《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》、《初白庵詩評·東坡詩評》、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、沈欽韓《蘇詩查注補正》、翁方綱《蘇詩補注》、馮應榴《蘇文忠公詩合注》、王文誥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》、趙克宜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等等。

查慎行（一六五〇——一七二七）字悔餘，號初白，原名嗣璉，字夏重，海寧（今屬浙江）人。少受學黃宗羲，深通《易》學。尤長於詩，亦能詞。康熙時舉人，特賜進士，官編修。后告老家居，弟嗣庭獄起，盡室赴詔獄，清世宗知其端謹，特放歸。著有《周易玩辭集解》、《經史正譌》、《敬業堂詩集》、《補注東坡編年詩》等。

查慎行注東坡詩，歷時三十年，艱苦備嘗，其《略例》云：「補注之役，權輿於癸丑（康熙十二年，一六七三），迨己未、庚申（十八、十九年，一六七九、一六八

○後，往還黔、楚，每以一編自隨。己卯（三十八年，一六九九）冬，渡淮北上，水觸舟裂，從泥沙中檢得殘本，淹盡破爛，重加綴葺。辛巳（四十年，一七〇一）夏，自都南還，夜泊吳門遇盜，探囊挾篋之餘，此書獨無恙也。自念頭童齒豁，半生著述，不登作者之堂，庶幾托公詩以傳後，因閉門戢影，畢力於斯，追維始事，迄今盡三十年矣。雖蠡測管窺，何足仰佐萬一，顧視世之開局於五月，藏事於臘月，半年勒限，草促成書，淺深得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康熙壬午（四十一年，一七〇二）仲春，初白庵主人查慎行識。」

他在《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例略》中談到自己補注蘇詩的原因時說：「余於蘇詩，性有篤好，向不滿於王氏注，爲之駁正瑕璽，零丁件繫，收弄篋中，積久漸成卷帙。後讀《渭南集》，乃知有《施注蘇詩》。舊本苦不易購，庚辰（一七〇〇）春與商丘宋山言并客輦下，忽出新刻本見貽。檢閱終卷，於鄙懷頗有未愜者，因復補輯舊聞，自忘蕪陋，將出以問世。」又云：「施氏本又多殘脫，近從吳中借鈔一本，每首視新刻或

多一二行，乃知新刻復經增刪，大都掇拾王氏舊說，失施氏面目矣。今於《施注》原本所有而新刻所刪者，輒補錄以存其舊，漫不可辨者則缺之。」可見他注蘇詩是因為不滿舊題王十朋注的「瑕璽」、施宿注的「殘脫」，尤其是不滿宋犖、邵長蘅等補的《施注蘇詩》。《四庫全書》卷一五四此書提要亦云：「宋施宿注蘇軾詩，陸游爲之序，久無傳本。康熙中，宋犖得其殘帙而闕佚數卷，屬邵長蘅等補之，急遽成書，潦草殊甚。又舊本黥黯，字跡多難辨識，長蘅等憚於尋繹，往往臆改其文，或竟刪除以滅跡，并存者亦失其真。慎行是編，凡長蘅等所竄亂者，并勘驗原書，一一釐正，又於《施注》所未及者，悉採諸書以補之。其間編年錯亂及以他詩溷入者，悉考訂重編。」又云：「考核地理，訂正年月，引據時事，原原本本，無不具有條理，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，即《施注》原本亦出其下，自有蘇詩以來，注家以此本居最。」《四庫全書》提要也列舉了查注「編年有差」、「校覈不精」、「體裁未明」、「炫博貪多」、欄入他人之作、同詩前后重出、注文「未窮根底」等缺點，因為「卷帙浩博，不免牴牾」，「區區小失，固

不足爲之累」。正如王文誥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凡例》所云：「《查注》，施后繼起，能於典章文物，山川地輿，草木華實，星羅雲布，萬象畢呈，從王、施縱橫障蔽之下，破壁冲天，別開生面，幾於朝廟堂而走列辟，冠裳玉帛，貔貅萬幕，旌幢簫管，鈞韶競奏，風度悠揚，俄自天上來歸，王、施企望，不得爭席，堂哉皇哉，信鉅手矣。」查注確實是當時最好的蘇詩注本，這大概就是紀昀五閱查注蘇詩的原因吧。

二

紀昀（一七二四—一八〇五）字曉嵐，又字春帆，謚文達，直隸獻縣（今屬河北）人。乾隆間進士，官至禮部尚書，協辦大學士，曾任四庫全書館總纂官，纂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。他是清代的大學者和著名的文學家、評點家，一生著述甚富，除《紀

文達公遺集》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外，還曾點論《李義山詩集》、《陳後山集鈔》、《瀛奎律髓刊誤》、《刪正方虛谷瀛奎律髓》。他的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對蘇軾著述《東坡易

傳》、《東坡書傳》、《仇池筆記》、《東坡志林》、《東坡全集》、舊題王十朋《東坡詩集注》、《施注蘇詩》、查慎行《補注東坡編年詩》、《東坡詞》都作了簡明扼要的評介。對舊題蘇軾所撰《歷代地理指掌圖》、《物類相感志》、《東坡問答錄》亦有辨駁。《評蘇文忠公詩》是紀昀一部評論蘇詩的專著。紀評蘇詩寫在查慎行的《初白庵蘇詩補注》之上，故其編次「悉依其舊」。他評蘇詩十分認真，五次評閱，耗其不少精力。其《題記》（《紀評蘇詩》卷首）云：「予點論是集，始於丙戌（一七六六）之五月。初以墨筆，再閱改用朱筆，三閱又改用紫筆。交互縱橫，遞相塗乙，殆模糊不可辨識。友朋傳錄，各以意去取之。續於門人葛編修正華處，得初白先生手批本，又補寫於罅隙之中，并鐫鞫難別。今歲六月自烏魯木齊歸，長晝多暇，因繕此淨本，以便省覽。蓋至是凡五閱矣。乾隆辛卯（一七七二）八月紀昀記。」可見他花了五年多時間，三次自批，一次移查慎行之批，一次繕正，「凡五閱」才完成了此書。盧坤《紀評蘇詩序》云：「河間紀文達公於書無所不讀，瀏覽所及，丹黃并下，如漢廷老吏，剖斷精覈，

而適得事理之平。至於蘇詩五閱本而後定，蓋尤審也。餘既刻公所評《文心雕龍》、《史通》二種，復梓是集，爲讀蘇詩者得津梁焉。昔公嘗謂生平學盡於《四爲提要》一書，餘集可廢，則公不以是集重；讀是集者，不能不以公重也。蘇詩舊有查初白評本，此則較嚴，凡涉禪語及風議太峭處，咸乙之。蓋子瞻才大，可以無所不有，公爲後學，正其圭臬，固其宜也。」這裡概括了《紀評蘇詩》的特點：一是如老吏斷案，精覈而又平允；二是以傳統儒家文藝觀評蘇詩，不取其以禪入詩和鋒芒太露處。

紀昀對蘇詩作了全面研究，評論了蘇軾一生詩作的演變過程，如卷二尾批云：「以上二卷，太抵少作，氣體未能成就。疑當日刪定之餘藁，後人重東坡名，拾綴存之耳。施氏本記始辛丑，未必無所受之，未可以疏漏譏也。」評卷四鳳翔所作《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》云：「筆筆圓勁，大抵東坡詩，自是氣格方成就。」卷八尾批其倅杭詩云：「以東坡管領湖山，宜有高唱，而此卷警策之作却不甚多，豈吏事縈心之故耶？」卷一一尾批云：「才出杭州，詩便深警。非胸中清思半耗於簿書，

半耗於游宴耶（指在杭時）？信乎詩非靜力不工。雖東坡天才，亦不能於膠膠擾擾時，揮灑自如也。」卷二九尾批其元祐年間爲京官時詩云：「此卷多冗雜潦倒之作，始知木天玉署之中，征逐交游，擾人清思不少。雖以東坡之才，亦不能於酒食場中，吐烟霧語也。」卷四五尾批其去世前詩云：「此一卷皆冗漫淺易之作，蓋至是而菁華竭矣！」通過這些卷尾批語，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紀昀對蘇詩的總體看法及對蘇詩演變過程的看法。

蘇轍謂坡詩本似李杜，晚喜淵明，紀昀也認爲部分坡詩是學杜的，如評《荊州十首》云：「此東坡摹杜之作，純是《秦州雜詩》。」評《中隱堂詩》云：「亦是摹杜《何氏山林》諸作，句句謹嚴，不失風格。」認爲其中第五首分明是學杜甫《游何氏山林》「萬里戎王子」一首。評《荔荔嘆》云：「貌不襲杜，而神似之。出沒開合，純乎杜法。」

蘇軾的才氣風格更接近李白，評《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，以銅劍易之》云：

「多用長句，而尚不失雅音，頗覺縱橫有氣。長句始於漢樂府，成於鮑明遠，而縱橫變化於太白。」評《行瓊儋間，肩輿坐睡，夢中得句》云「千山動鱗甲，萬谷酣笙鐘」，覺而遇清風急雨，戲作此數句》云：「以杳冥詭異之詞，抒雄闊奇偉之氣，而不露圭角，不使粗豪，故爲上乘。源出太白，而運以己法，不襲其貌，故能各有千古。」蘇軾甚至曾《和李太白》詩，紀評云：「非東坡不敢和太白，妙於各出手眼，絕不觀摹。」

蘇軾晚年學陶，這是人人皆知的事，但事實上他早年就開始學陶了。作於鳳翔的《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首》，正如紀昀所評：「首首寓慨而不露怒張，句句涉理而不入迂腐，音節意境皆逼真古人，亦無刻畫之迹。」所謂「逼真古人」，汪師韓一語點破：

此數詩格調具有「紫桑（陶潛）淡遠」的特點。紀評《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》，更直接指出其詩「純是陶詩氣派」：「（起處）一氣湧出而曲折深至，無一

直率之筆。此一段純是陶詩氣派，但面目不同耳。世人學陶，乃專以面目求之，所謂形骸之外，去之愈遠。」赴杭州通判途中所作《出都來陳，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，不

知何人作，有感於余心者，聊爲和之」其三云：「烟火動村落，晨光尚熹微。田園處處好，淵明胡不歸？」這裡蘇軾以陶潛自況，隱括陶潛《歸去來辭》（「問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微」）入詩，風格也酷似陶詩。倅杭知密時期，蘇軾曾無數次地表示過對陶潛的仰慕或以陶潛自比：「胡不歸去來，滯留愧淵明」（《湯村開運鹽河中督役》）；「陶令思歸久未成，遠公不出但聞名」（《佛日山榮長老方丈》）；「功名一破甑，棄置何用顧。更憑陶靖節，往問征夫路」（《與周長官李秀才游徑山》）；「不獨江天解空闊，地偏心遠似陶潛」（《遠樓》）；「陶潛一縣令，獨飲仍獨醒」（《莫笑銀杯小答喬太博》）；「且待淵明賦歸去，共將詩酒趁流年」（《寄黎眉州》）。蘇軾慕陶潛的超脫，但有時還嫌他超脫得不够：「君且歸休我欲眠，人言此語出天然。醉中對客眠何害，須信陶潛未若賢」（《李行中秀才醉眠亭》）；「我笑陶淵明，種秫二頃半。婦言既不用，還有責子嘆。無弦則無琴，何必勞撫玩」（《和頓教授見寄，用除夜韻》）。可見蘇軾晚年有意學陶，只不過是他前期慕陶淵明，追求平淡詩風的繼續和發展。其《和陶貧士》

之二云：「夷齊耻周粟，高歌誦虞軒。產祿彼何人，能致綺與園。古來避世士，死灰或餘烟。末路益可羞，朱墨手自研。淵明初亦仕，弦歌本誠言。不樂乃徑歸，視世羞獨賢。」這首詩表現了蘇軾複雜的感情和深沉的感慨。伯夷、叔齊義不食周粟，但却「高歌誦虞軒」，可見并未忘懷世情；商山四皓「義不爲漢臣」，却被呂祿、呂產等庸碌之輩羅致而來；陶潛不願爲五斗米折腰，但當初也曾「聊欲弦歌，以爲三徑之資」（《晉書》本傳）而出仕。古來的高士都未能完全忘懷世情（「死灰或餘烟」），結果如四皓之輩竟落得末路可羞，朱墨自研的下場，何況我蘇軾呢？這實際是在爲自己「半生出仕」解嘲。陶淵明「不樂乃徑歸」，即時抽身，而自己却「出仕三十餘年，爲獄吏所困，終不能悛」，可見「視世羞獨賢」是包括了自己「獨愧淵明」的，充滿了後悔莫及之情。紀評論此詩說：「借淵明以自托，愈說的平易，愈見身份之高。」又云：「意深至而氣渾成」，「置之陶集，幾不可辨。」紀昀對《和陶貧士》的這些評價，并非溢美之詞。

蘇詩各體都有一些好詩。紀昀全面研究了蘇詩各體。自《詩經》之后，只有曹操、陶潛寫過一些好的四言詩，紀昀雖然認為「四言詩可以不作」（評《息壤詩》），但仍以「語自脫灑」評《顏樂亭詩》。由於蘇軾晚年幾乎盡和陶詩，因此作了不少四言詩，稱其「居然是陶，猝不易別」（評《和陶時運》），「頗有陶意」（評《和陶停雲》）。其評《和陶答龐參軍六首》云：「六章雖作四言，而皆有古意，不同他四言之不今不古，當由藍本在前之故。」樊潛庵評蘇軾四言和陶詩云：「昔人謂四言詩，自曹氏父子、王仲宣、陸士衡后，惟陶公最高。愚謂公和陶詩，直可並駕。」又云：「四言尤難，以《三百五篇》在前故也。觀公四詩（指《和陶時運》），冲淡雋蘊，大有風人遺意。」（溫汝綸《和陶合箋》卷一、卷四引）。

蘇軾作六言詩甚少，紀昀似乎也認為不必作，其評《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五首》云：「六言最難工，即工，亦非正體。」但他却稱蘇軾的《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》云：「六言難得如此流利。」